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傳家集卷七十八至八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李全玉

傳家集卷七十八

宋 司馬光 撰

誌三

縉雲縣尉張君墓誌銘

故翰林侍讀學士張公有子曰其前公若干年卒殯楚州後若干年與公偕葬襄城時皇祐五年閏月甲申也其弟大理寺丞光以治行來求銘光獲事侍讀公為日久又與君之兄弟遊今也不敢以愚陋辭而不為姑譔

次其所聞納諸壙云君字仲倩其世家鄉黨見於侍讀公之碑君性嗜學年十五志節已皦皦出人有從母嫠居將從其女於保德軍子幼不能自致君奮曰人母子單弱如此於以涉遠我獨何心坐視之邪即白父母請送父母疑其尚少然聞其言甚悦即遣之君冒盛寒往返數千里曾不為勞人皆歎其仁而有立以廕補太廟齋郎及長調縉雲尉治有聲迹縣有淫祠曰五通人嚴事之歲旱君徧禱群祀不及五通吏民以為請君不

得已强往禱且卜之巫曰不吉必無雨比歸雨大至君笑曰果然雨不雨非妖鬼事也而敢屢為變怪以驚愚民是不可不除即部吏卒焚滅其祠捽土偶人投江中歲亦大熟官滿歸道病或請留傳舍俟愈而行君曰吾官遠方不獲侍親之左右四年於此矣今幸歸至舍見吾親而死吾目瞑矣又何可留趣舟而前及楚州卒年二十八娶袁氏故諫議大夫煒之孫生二男絪試將作監主簿繼太常寺太祝二女其幼者早夭初侍讀公有

五子先知其三人焉而不及識君三人者皆甚才然猶自謂不如也侍讀公沒兄弟寓居汝頼間食口衆無田宅以自給咸泣曰縉雲在吾蜀豈憂此乎言其知力足賴而不遺其親也嗚呼使顯於朝而老所施設豈若是而已哉銘曰

苑彼嘉禾煒煒其華實而未碩孰披之柯人之明果胡壽不遐思而悲者豈伊其家

大理寺丞龎之道墓誌銘 嘉祐八年作

龐之道名元魯故相國頴公之元子妣曰嘉興縣君邊氏其鄉里世系見於頴公之誌天聖中先君與頴公皆為群牧判官居相近光朝夕與之道遊兄事之之道時尚幼性明頴於文辭不待力學而自能讀書初如不措意已盡得其精要前輩見之皆驚歎光年不相遠自視如土瓦之望珠玉頴公為廣南東路轉運使奏之道試祕書省校書郎及為知雜御史又奏守將作監主簿景祐五年光與之道同登進士第之道簽書懷州判官事

末幾從知河南縣事縣多豪貴家素號難治之道至繩衆無所避豪貴為之斂手從簽書河中府判官事後數年光過河南問於野人曰龎君為治何如曰明而有斷又問令宰曰不及龎君遠矣乃知野人最不可欺而論議甚公也頴公為鄜延經略安撫使奏之道書機宜文字時方用兵文書塡委或中宵不得寐頴公入為樞密副使欲奏其勞為之求升資之道辭曰將吏有功者願大人悉奏之元魯不足言也頴公喜而從之久之以大

理寺丞監國子監書庫慶歷七年五月戊寅以疾終年三十二殯於薦嚴佛舍之道事繼母劉夫人撫畜諸弟始終無間言及没哭之皆哀不自勝終顏公之世親友不敢語及之道語之顏公未嘗不悲慟始光知之道敏於為學及過河南又得其為政焉其没也益知之道孝友之行深矣先娶孫氏故都官員外郎道之女又娶張氏今吏部侍郎致仕存之女一女早卒遂無子嘉祐八年六月壬申弟先英還之道之柩葬於雍丘顏公之墓

側祔以孫氏光為之銘曰

學施於治孝友兼美官不登朝沒纔壯齒如光何人榮祿及此噫才固不足言直命而已矣

右班殿直傅君墓誌銘 皇祐五年作

熙寧二年春傅欽之遺光書曰昔我王考材氣過人宦不遂以沒堯俞幼鞠於王妣以至成人恩隠殊厚堯俞或以事夜艾未寢王妣常危坐待之及仕而之四方王妣不見再逾月則憂念氣滿而成癰逮王妣之亡竭堯

俞之泣不足以償癰之血也今將以某月某日舉吾王考妣之柩葬於濟源吾嘗與子同在諫省子幸而知我必為我銘其墓子苟自謂不能是愛其少項之勤而使我抱終已之恨非仁人之為也光讀之愧且懼復書曰子以義責光光何敢辭然門内之美光不得聞也子為光敘其事以來光謹條次之則可矣有間欽之以其狀來曰君諱某字寶臣其先大名内黄人世為富家曽祖考諱思進始讀書為儒祖考諱凝贈虞部員外郎考諱

世隆以春秋三傳登科官至駕部員外郎知邛州事始家於鄆君少通尚書屢舉不中第用親蔭補三班借職累遷至右班殿直初監澶州酒税歷齊州離潛賽酒税廬州廵檢以事去官後監趙州倉知定州新樂縣復以事去官已而監博州酒税以疾罷歸明道元年十月十日終於家壽六十一君為人忼慨方嚴家之子弟雖甚愛之不命坐不敢坐其當官明敏果斷在新樂有西山采木卒二百人謀刼其縣大呼自南門入君率左右操

白挺逆之至則叱使坐卒不意君遽出皆愕不敢動君因罵之曰餓兵欲奚為捽其為魁者數人杖之各數十而縱之皆抑首去不敢出聲然不能與世浮沉平視貴要若無人故所至齟齬且老益窮因發狂疾棄官歸卧一歲所忽起名家人與訣語言如平生人乃疑其非狂也故相國王沂公為諸生家居未與人接君即以公輔器之已而果然人不知其何用知之也夫人霍氏國子博士致仕若拙之孫篤於孝慈其父亡夫人未之知猶

視雲烟草木皆慘悽變色泣下不能自止逾月而訃至後君二十二年年八十一而終男某仕至山南東道節度推官知磁州昭德縣事贈工部郎中二女其長者蚤世幼適楊氏孫七人長曰堯俞字欽之今為兵部員外郎次舜俞郊社齋郎次君俞未仕餘皆早世欽之為諫官處大議正直無所顧避朝廷不能用其言除知雜御史欽之固辭不肯拜必求得罪以去知和州聲振天下嗚呼得非承其祖之風烈邪欽之以夫人嘗至濟源愛

其土風遂葬焉銘曰

氣直志剛難進易傷善抑不揚其後必昌皆理之常

府州判官杜君墓誌銘 嘉祐二年作

嘉祐二年秋光在京師進士杜知臣涕泣來言曰大人昔以進士得見於先公又與子遊最久今不幸而沒子為我銘其墓光既弔因辭以不文不敢為知臣固請曰佽人知臣所不敢請也故惟子之歸光廼曰然則願聞子先君世系治行之詳知臣退以其狀來曰君諱陟字

從聖其先自成都徙長江曾大父禮大父鍔皆不仕父昭文遂州長史君少好古學無所不闚著化坊三十一篇言王者以教化坊民之道慶歷初天子詔諸州皆立學擇其士之賢有行者為之師州人共推上君君屢舉進士有司失之卒以三禮釋褐選夔道尉考滿遷府州軍事判官力於吏治轉運使提點刑獄交章薦之會屬官有以姦贓敗者怨恨反誣訟君坐罷官去君詣闕欲自理不果遇疾以八月己巳終於里舍年五十有七娶

譚氏生三子男知臣女長適卞宗建幼適姚申皆舉進士嗚呼杜君觀其所學與所為書其志豈欲如是而止哉卒無遇以窮斯可哀矣知臣負其喪歸以其年月日葬其地銘曰

學之也勤守之也專仕進迍邅又不永年嗚呼孰知其然必歸之天

贈太常博士吳君墓誌銘 嘉祐五年作

君之先世家金鄉曽大父諱貢不仕大父諱豫贈太常

丞始葬洛陽金谷鄉之尹里父諱脩太平興國中進士高第以公直材敏立名朝廷數忤權貴由是不得居中連典大州官至侍御史亦葬尹里君諱元亨字子正用御史遺奏補太廟齋郎遷許州司士參軍選授永康尉歷河中府法曹參軍馮翊令馮翊華陰以漆沮為境中間洲上有美田民相與爭之五十餘年吏不能决君檄華陰令會境上盡案兩鄉之籍徧履其田執度以度之皆得其實自是民不敢復爭時人稱之君為人謹廉專

以誠長者處官不能飾智巧以媚上故官久不遂官滿集吏部選除鄭水令還未至家道疾抵知洛陽縣李宋卿延之縣舍以天聖九年八月某日終年四十一宋卿主辦其喪殯於水安佛室夫人聶氏祕閣校理震之女後君五年長男顥先夫人二年皆不祿獨少男幾復年未冠及幼女一人相與居家無一金之産幾復於孤貧中能自刻意為學取進士第今為太常博士知蓬州事累贈君官至太常博士夫人封仙源縣太君嫁其妹於

北陽令李鵬嘉祐五年秋蓬州將之官泣謂光曰幾復奉先君夫人之遺體常恐不克續承祭祀今幸有禄秩室家茍完矣念先君先夫人之久未葬痛切不少忘於心況又遠官於蜀忍置而去乎將以八月某日葬於梁縣之新豐鄉西成里子與我皆聶氏之甥也先君治行子皆知之其為我譔銘光曰懼不能堪子之命敢不諾銘曰

御史之賢顯大於世及君恂恂清德不墜迨君之終家

既相繼徵蓬州之立吳氏幾廢嗚呼以君之慈良而沈抑不遂宜其有嗣

進士吳君墓誌銘

君諱顒字某其先金鄉人曾祖某贈太常丞祖某侍御史父某鄰水縣令贈太常博士鄰水府君娶於祕閣校理聶君某於某為從母鄰水府君之沒也先妣在鄭君衰絰來入門哭且拜問故又哭先妣命與光處於是時君年尚未冠為人長大有容觀論議慷慨讀書屬文材

敏過人為進士業已完美先妣歎曰吾妹不幸早喪其良人今有是子也吾妹猶有望閒二歲君以疾卒於蒲阪年二十一先妣聞之哭曰吾妹何負于天使至此極也已而弟幾復負其喪殯於汝州佛舍後二十六年幾復為太常博士乃舉其喪葬于梁縣從鄰水府君之兆時某年月日也銘曰

將苗之秀未實而朽繄時之逢無有美醜骨兮有歸祭兮有依下從先人夫又奚悲

清逸處士魏君墓誌銘 嘉祐八年作

君諱閑字雲夫世家於陜之東郊父諱野真宗皇帝時有大名累召終不能起贈著作郎君少喜爲詩學鼓琴不樂仕進一遵著作君之志皇祐二年仁宗皇帝祀明堂詔天下求遺逸草萊年耆德茂者知府直史館李公昭遘薦君再世有高節工嘉之賜號清逸處士嘉祐八年八月癸未終於家年八十四君自始生至沒當國家隆盛偃兵無事之時家有舊田廬君謹守而治之朝廷

以著作君之賢復其子孫無有所與以故沛然自足無衣食之累性不嗜酒謹潔守法度然與人和浮沈閭里不自摽揭以故其生也人樂與之遊其歿也無謗言府縣之官或時延禮亦與之往來然未嘗有毫髮之私以干之其政事失得未嘗納于耳出于口也以故皆愛重之無厭倦少好養生大要用沖澹自守不以一物累其心以故視聽步趨能老而不衰嗚呼今之名處士者多矣或力為奇譎以盜聲名萬一輩幸欲欺愚俗取美官

或交游有位依其名勢乾沒射利以侵漁細民若是者雖不仕又足賢乎然則能保其福樂而免於過咎有如君者凡幾人耶君三娶曰臧氏曰趙氏曰皇甫氏子男一人曰樵女三人適進士梁軫張震左侍禁張宏孫男二人曰潛曰澤先僕射與著作君相愛如昆弟先拜君於髫齔之年今也其孤將以某年月日葬君於某地來求銘光何敢辭銘曰

天長不息兮地大無疆人寓其中兮細於毫芒奪攘紛

糾兮非愚則狂惟君之生兮遭世寧昌依承先德兮睟然有光笥有餘衣兮廩有餘糧養生以理兮行已有方居不煩人兮遊不出鄉逍遥自適兮既壽而康視彼公侯兮金朱煌煌憂勞没齒兮或罹咎殃為得孰多兮為謀孰長

鄆州處士王君墓誌銘嘉祐六年作

至和中光從故丞相龎公鎮鄆州公命光典州學學生王大臨通經有行誼光特愛重之後十五年王生來見

光於京師曰大臨將以今年某月某日葬其親於須城縣長山之麓子爲我銘其墓光辭以拙於文生曰大臨遠來非有佗故唯銘之求朝士大夫以百數大臨無所詔唯子之歸子何得拒之光愧其言不敢辭因曰然則願聞先子之行生乃出其邑人試祕書省校書郎梁君燾之狀以授光曰君諱惟德字輔之始爲童子父行戍於蜀君侍大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其治家如成人大父母終君親負土成墳終喪不嘗酒肉父自蜀歸家益

富父好散施君竭力以助之有所與必稱父命以致之嘗舉三禮一試於禮部不中格喟然歸不復就舉專以養親治經為事著禮說二十卷性溫厚喜導人為善鄉里謂之王君子有鬬者君徐以義理辨告皆悅曰君子幸敎我我何敢違即解去不復詣吏年若干病亟歎曰死生有命恨不得終為子之道以天聖五年十一月辛亥終再娶皆楊氏其後夫人贈職方員外郎旦之女也能成君之志順適舅姑使之終身無憂慍之容及老寢

疾每祭祀猶强起執事年若干以嘉祐五年十二月已

已終子男五人長曰大順今為剡縣主簿次未名次大

同皆早世次宗道次大臨女二人長適大學館學究劉

應祥次亦早世君既沒家甚貧大臨以善講解為諸生

師月受俸於州學錢二千積而不用滿三十萬乃舉兩

世之柩而葬之光不及見君知其為人以其子之賢與

梁君之言於是乎銘銘曰

孝乎親友于其弟家有餘施及鄉里人悅其教稱為君

子嗚呼是亦為政奚必仕

王城縣君楊氏墓誌銘

夫人姓楊氏故尚書工部郎中直史館韓公之配也公之世系事業龍圖閣直學士郭公誌之矣夫人之先在唐為盛族居靖恭坊五代之亂衣冠之緒零落殆盡唯靖恭楊氏徙家于吳世有顯人迄今不絕考諱蛻仕至尚書司封郎中精於吏治所至著聲迹始韓公娶夫人之姊生男鑑鐸及二女不幸早世公曰楊氏名族吾既

謀於宗而卜於廟矣不可易也廼復請昏於夫人夫人年若干歸韓氏生男鎮鉞初封真定後更封玉城縣君為人慈和淵静不喜聲味自少及長家人伺其動静語默皆有常度未嘗移也其撫視六子衣服飲食無絲毫薄厚六子亦相與親愛如一雖中外族姻莫知其為異母也年三十九而喪韓公三年不茹葷自是閉閤深居日誦佛書不復有自虞樂之意年五十以至和元年三月乙亥終其五月壬申祔于公之墓時鑑為其官鎮為

某官鐸為某官鉞已前卒鐸與光遊素久因狀夫人之行命光為之銘光不得辭曰

允矣夫人德則均一而行有常邪承祖之休宜于夫家而壽不將邪福祿當有餘而更不足子孫其昌邪

彭城縣君劉氏墓誌銘 嘉祐五年作

嘉祐五年某月日太常博士知蓬州事吳君幾復祔其祖妣彭城縣君劉氏于祖考御史府君之墓始夫人之沒蓬州生二年矣比冠而父母兄皆即世家至貧漂泊

汝洛間嘗記幼時聞其兄言夫人之殯在京師廣濟佛寺已而舉進士及第乃求所以廣濟佛寺者凡有二焉在城之東西往問夫人之殯皆莫能知蓬州刻志求之積年不置一旦至西寺有僧老矣忽來訊曰君非鄰水令吳君之子邪曰然僧曰去三十載之前吳君殯其母夫人于是某為童子手親塗之某亦吳姓也故能識之因指視其處蓬州未之敢信周視其塗圯剝且盡所餘如掌而鄰水府君之題識存焉乃奠而哭之又數年然

後得合葬於洛陽之金谷鄉自始沒至葬四十二年矣噫微是孫也則夫人之柩其復得邪露殯積久而題識猶存豈非鄭水府君自悼其不幸未葬而天陰相之邪乃知誠孝可以動鬼神信矣御史府君諱某鄭水府君諱某夫人平生行事不可復見其先單父人父為尚書郎云銘曰

夫人既終吳氏中微四十餘年乃得其歸孝孫有立神實告之

程夫人墓誌銘 治平三年作

治平三年夏蘇府君終於京師光往弔焉二孤軾轍哭且言曰其將奉先君之柩終葬於蜀蜀人之祔也同壟而異壙日者吾母夫人之葬也未之銘子為我銘其壙光固辭不獲命因曰夫人之德非異人所能知也願聞其略二孤奉其事狀拜以授光光拜受退而次之曰夫人姓程氏眉山人大理寺丞文應之女生十八年歸蘇氏程氏富而蘇氏極貧夫人入門執婦職孝恭勤儉族

人環視之無絲毫鞅鞅驕倨可譏訶狀由是共賢之或謂夫人曰若父母非乏於財以父母之愛若求之宜無不應者何為甘此蔬糲獨不可以一發言乎夫人曰然以我求於父母誠無不可萬一使人謂吾夫為求於人以活其妻子者將若之何卒不求時祖姑猶在堂老而性嚴家人過堂下履錯然有聲已畏獲辠獨夫人能順適其志祖姑見之必說府君年二十七猶不學一旦慨然謂夫人曰吾自視今猶可學然家待我而生學且廢

生奈何夫人曰我欲言之久矣惡使子為因我而學者子苟有志以生累我可也即罄出服玩嚮之以治生不數年遂為富家府君由是得專志於學卒成大儒夫人喜讀書皆識其大義軾轍之幼也夫人親教之常戒曰汝讀書勿効曹耦止欲以書自名而已每稱引古人名節以勵之曰汝果能死直道吾無戚焉已而二子同年登進士第又同登賢良方正科目宋興以來唯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育與軾制策入三等轍所對語尤切直

驚人繇夫人素勗之也若夫人者可謂知愛其子矣始夫人視其家財既有餘迺歎曰是豈所謂福哉不已且愚吾子孫因求族姻之孤貧者悉為嫁娶振業之鄉人有急者時亦賙焉比其没家無一年之儲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其年十一月庚子葬其地年四十八軾登朝追封武陽縣君凡生六子長男景山及三女皆早夭幼女有夫人之風能屬文年十九既嫁而卒嗚呼婦人柔順足以睦其族智能足以齊其家斯已

賢矣況如夫人能開發輔導成就其夫子使皆以文學顯重於天下非識慮高絶能如是乎古之人稱有國有家者其興衰無不本於閨門令於夫人益見古人之可信也銘曰

貧不以汚其夫之名富不以為其子之累知力學可以顯其門而直道可以榮於世勉夫教子底於光大壽不充德福宜施於後嗣

敘清河郡君 元豐六年作

清河郡君張氏冀州信都人禮部尚書致仕存之女端
明殿學士司馬光之妻也年十六適司馬氏夫登朝封
清河縣君及為學士改郡君年六十元豐五年正月壬
子晦終於洛陽三月辛巳晦葬涑水先塋君性和柔敦
實自始嫁至於瞑目未嘗見其有忿懥之色矯妄之言
人雖以非意侵加默而受之終不與之辨曲直已亦不
復貯於懷也上承舅姑旁接娣姒下撫甥姪莫不悦而
安之御婢妾寛而知其勞苦無妬忌心嘗夜濯足婢誤

以湯沃之爛其一足君批其煩數下而止病足月餘方
愈故其沒也自族姻至於厮養無親疎大小哭之極哀
久而不衰咸出於惻怛非外飾也內外無一人私議其
短者玆豈聲音笑貌之所能致邪平居謹於財不妄用
自奉甚約及余用之以賙親戚之急亦未嘗吝也始余
為學官笥中衣無幾一夕盜入室盡卷以去時天向寒
衾無纊絮客至無衫以見之余不能不歎嗟君笑曰但
願身安財須復有余賢其言為之釋然近世墓皆有誌

刻石摹其文以遺人余以為婦人無外事有善不出閨門故止敘其事存於家庶使後世為婦者有所矜式耳

華陰侯仲連墓誌銘 熙寧二年作

華陰侯仲連字齊賢魏恭憲王元佐之曽孫郇國公允成之孫遂昭裕公宗顔之長子母曰太原郡君郭氏初除右内率府副率歴率府率右千牛衛將軍右監門衛大將軍英宗即位遷右武衛大將軍撫州刺史今上即位遷右羽林軍大將軍辰州團練使侯幼不好弄長而

樂善學尤精於漢書昭裕公素好學喜為詩藏書萬卷
侯能嗣承其志目其詩曰貽慶集熙寧二年五月戊子
以疾終享年三十有六上為之輟視朝一日追贈華州
觀察使封華陰侯夫人長安縣君劉氏男二人長曰士
轡蚤卒幼曰士顃右內率府率女六人四早卒二未嫁
以某年十一月癸酉葬永安縣銘曰
昭裕愛子以詩書教名而藏之志在則傚能守富貴為
諸侯孝

右屯衛大將軍令邦墓誌銘 熙寧二年作

右千牛衛大將軍令邦字安國冀康孝王惟吉之曾孫丹陽僖穆王守節之孫右龍武軍大將軍隴州防禦使世符之子也母曰南陽縣君張氏將軍生五年除太子內率府副率英宗即位遷右監門率府率今上踐阼遷右千牛衛將軍熙寧二年五月甲午遇疾卒年十九贈右屯衛大將軍治平初英宗詔宗子無幼長皆就學差其年為大中小三品各置師以教之將軍時年十二從

父南康修孝王愛其才性命為小學録以衣卒群兒及年十五以新制試孝經論語於大宗正司二宗正以其誦習最精屢稱歎之將軍起謝不敏拜於牀下衆益美其警悟而不伐遂升中學授左氏春秋將軍事親至孝有疾至焚香於臂以禱請然親有過未嘗不諫爭其所為得禮義類皆如此不幸早世識之者無親踈共惜之二子男未名而卒女尚幼是歳十一月癸酉葬於永安縣銘曰

學則敏行則孝志業修宜遠到命不融衆所悼

仁和縣君潘氏墓誌銘熙寧二年作

皇從姪右武衛大將軍蓬州刺史令超之夫人曰仁和縣君潘氏故鄭王美之曽孫平州刺史惟熙之孫閤門祗候仁矩之子生十六年以選歸於蓬州使君封仁和縣君熙寧二年八月巳未疾以卒享年二十有四生五子男子翔右内率府副率次二男未名二女早夭銘曰太勲之門克生令孫歸於帝族禀命天昏款文幽石以

識瑩園

皇從姪右屯衛大將軍士虬墓記　熙寧二年作

右千牛衛將軍士虬右武衛大將軍果州團練使齊安郡公仲郃之子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宗望之孫贈安遠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密國公允言之曾孫也母曰安康縣君李氏將軍生五歲以例賜名除右內率府副率明年遷右監門率府率今上踐阼遷右千牛衛將軍幼而秀慧不嬉戲異於常兒七歲

始就學授孝經孜孜不捨晝夜教授劉仲章老儒生嘗於廣坐問之曰將軍誦孝經果有何得對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此其所得也仲章驚歎曰異日成長必為德器數年愈自修立有成人之風親親尊尊動皆應法問安視膳朝夕無倦不幸遇疾以熈寧二年五月丙戌卒年十二宗室共嗟惜之朝廷贈右屯衛大將軍其年十一月癸酉葬永安縣謹記

傳家集卷七十八

傳家集卷七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碑

河東節度使守太尉開府儀同三司潞國公文公先廟碑嘉祐二年作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

祠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侍中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構以恥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侈廟制遂絶宋興夷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群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慶歷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亦以耳目久不際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

家也皇祐二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言有司不能推述先典明諭上仁因循顧望遂踰十載緣偷襲弊殊可嗟憫臣嘗因進對屢聞聖言謂諸臣專殖第產不立私廟睿心至意形於歎息蓋由古今異宜封爵殊制因疑成憚遂格詔書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自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二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慢相仗迄今廟制卒不立

公卿亦安故習常得諉以為辭無肯唱衆為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乞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靡所循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之存者得杜岐公舊迹止餘一堂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倣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門東廡以藏祭器西廡以藏家譜齋祊在中門之右省牲展饌視滌濯在中門之左庖廚在其東南其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以入輔出藩未嘗踰時安處於洛元豐三

年秋留守西都始營廟而祀焉一旦授光以家譜曰予欲志族世之所從來及廟之所由立垂示後昆而為我敘其事欵於石光竊惟公追遠復古率禮興化之盛德不可以無傳雖自知不文不敢辭謹敘而銘之按譜云文氏之先出陳公子完以謚為氏與冀祖諱同至秦有丕丕生河東太守敎始家平陽其後有韶漢末為揚州刺史自韶以來世乃可譜韶之六世孫頻為後魏北絳太守頻曾孫顯儁以别駕從北齊高祖起晉州就霸業

戰功居多終兖州刺史頔之六世孫曰肅曰君洪肅仕隋爲潁川郡丞名列循吏以公直抗宇文述老卑秩君洪從高祖起晉陽爲右衛將軍太子建成餘黨攻宮門君洪首奮挺出戰沒頔之八世孫曰暉曰搢暉相中宗誅張易之奪武后天下歸之唐用仇人譏謫死嶠南搢有史學官至給事中君洪之曾孫羽爲御史中丞肅之四世孫括爲御史大夫括孫晦爲太子賓客晦兄昕爲義成節度使晬爲散騎常侍榮冠當時自顯僞至晦皆

有傳見於史其家自平陽或遷太平或遷蒲阪或遷實鼎晦之從父昆弟晤為北都留守判官始居介休晤生汾州參軍檖檖生館館生澤州錄事參軍即公之高祖考也諱治曾祖考諱某仕後唐歷晉城天池平城三主簿避晉高祖諱更其氏曰文歷崞太谷二令漢高祖即位復舊氏更名某漢失天下其支别者自帝於晉陽復事之終嵐州錄事參軍祖考諱某辟石州幕府弃官歸鄉里太宗皇帝平晉陽召之不起以廟諱故復為文氏

考諱某以儒學進歷十三官所至以彊直勤敏振利攘
害名聞達不可掄判三司開拆磨勘司終主客郎中河
東轉運使其治行之詳見於故平章事晏公參知政事
王公沂誤墓誌及碑公貴朝廷褒榮三代贈官皆至太
師中書令兼尚書令爵燕周魏三國公廟成澤州府君
為第一室夫人某氏配燕公為第二室燕國太夫人宋
氏配周公為第三室周國太夫人王氏越國太夫人申
氏配魏公居東室魏國太夫人耿氏魯國太夫人申氏

配公以廟制未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祠以元日寒食秋分冬夏至致齋一日又以或受詔之四方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遷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禮之從宜者也其銘曰

鬱彼喬木茂於芭根浩彼長川發於浚源矧人之先云誰敢諼天佑有宋誕生哲臣乃斡樞軸乃秉鎔鈞克釐克諧允武允文甘陵有妖悖暴紛嚚公往逍遥不日而消仁祖搆疾群心震慄公入密勿四海清謐出殿方

維為諸侯師以恵以綏不廢其威至也民恱去也民思其思如何式謡且歌歌政之和在洛為多謀居之安疇如得民公自汾渚遷於洛滸允樂兹土永燕私處伊水洋洋山木蒼蒼是掄是剫是斵是斵達於有洛是相是虞是卜是諏是築是捄是植是扶是茨是塗作廟渠渠新廟既成室家是營公曰予居風雨是撫勿侈勿崇予躬是容人庳公堂公曰予康人隘公庭公曰予寧人勿予隘維子孫是賴人勿予庳維子孫是利克恭克儉予

履予視俾躬之為美匪日之為麗廟堂既闢四室有侐豢牲孔碩遵黍及稷豆籩既滌汎掃既備旨酒既泲封牲為饎乃薦乃陳苾苾芬芬祖考欣欣百嘏來臻天錫公祉彊明壽愷帝錫公祿崇榮豐泰天匪公私公德是宜帝匪公優公勳是疇公拜稽首揚天子之休思純終始式貽孫子子子孫孫勿替勿忘時奉烝嘗保公之烈光

戶部侍郎周公神道碑 治平四年作

周以國為氏漢魏以來世有顯人公之先家於益都曾
祖考諱仁貴不仕祖考諱子元舉三禮登科為深州司
法參軍契丹還深州舉室罹禍朝廷哀之贈大理寺丞
祖妣田氏追封仙遊縣太君考諱堯時適在外得免朝
廷賜以官終太子中舍累贈尚書左僕射妣李氏累封
常山縣太君公諱沆字子真舉進士一上上中第除膠水
縣主簿初試吏事精敏如素習上下稱其能徙諸城主
簿用蔡文忠公薦遷鎮海軍節度推官知勃海縣濵州

大吏恃府勢築室鄭民居害其出入民訴縣以十數前令莫敢直公立衣撤室收吏抵罪豪猾懾息歲餘名入改著作佐郎縣民詣轉運使杜祁公請留祁公為奏詔許之會公以母老疾求監青州税尋以憂去職服除知嘉興縣趙元昊擾西陲詔近臣舉可通判陜西諸州者富丞相時知制誥以公名聞擢通判鳳翔府以權發遣鹽鐵判官名還改江西轉運判官公固辭願得近鄉里一官以謀葬乃改知沂州過京師入對言事仁宗善之

賜服銀緋到官數月召還為開封府推官俄遷判官會湖南蠻唐盤二族殺掠居民官軍討之數不利有詔本路遣人招撫蠻輒殺之乃以公為轉運使委之經畫辭行仍服金紫公至上言蠻騶勝方驕未易懷服宜須秋冬進兵擊之蠻地險氣毒其人驍悍善用鋋盾北軍不能與之确請選邕宜融三州澄海忠敢知其山川習其伎藝者三千人入擣巢穴餘兵絡山足出則獵取之俟其勢窮力屈然後可招撫也朝廷用其策二族皆降湖

南遂平是時軍旅暴興運路險澁公隨宜區處資粮豐給而民不疲病名為度支判官行未至復加直史舘知潭州兼荆湖南路安撫使先是北軍戍湖南山谿者或期年或再期乃代去再期者多死瘴癘公奏以為不均請皆以期年為斷所生全甚衆歸朝除河東路轉運使自慶歷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懲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公乃命高估鐵價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入為度支副使儂智高寇掠廣南既敗走詔以

公為西路安撫使天子以嶺南地惡命公非賊所殘州縣不必往公曰天子之命至仁也然遠民新罹荼毒余敢不究宣天子之澤以面慰之乎遂徧行州縣雖窮僻無不到者民避賊多棄田里遠去吏以常法滿半歲不還者皆聽人占佃公曰是豈與凶年逃租役者同乎奏更延期一年召使復業有已為人占佃者皆奪還之仍免其一年租三年役貧者縣官貸以種粮由是嶺南民復安集又奉使契丹還加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轉運

使未幾改河北初河自横隴西徙趨德博後十餘年又自商胡西徙趨恩冀朝廷皆以功大遂不復塞有李仲昌者建議請自商胡口下鑿六塔渠引河東注横隴故道用功省而利大詔遣使者與公行視利害公上言國家近議塞商胡計用薪蘇一千六百四十五萬役工五百八十三萬今仲昌奏塞六塔計用薪蘇三百萬共是一河其塞之工力不容若是之殊盖仲昌故為小計以求興役殆非事實又即日河水廣二百餘步六塔渠廣

四十餘步必不能容且橫隴下流自河從以來塡閼成高陸其西隄粗完東隄或在或亡前日六塔水徹通分太河之水曾不及十分之三濵水之民喪業者已三萬餘户就使如仲昌言全河東注必橫潰汎濫齊博德棣濵五州之民皆為魚鼈食矣今自六塔距海不啻千餘里若果欲塞河使東宜先治水所過兩隄使皆高厚仍備置吏兵分守其地多積薪蘇以防衝決乃可為也然其勞費甚大恐未易可辦以臣度之六塔實不可塞朝

廷卒用仲昌議塞之既塞不終朝復決齊博等州界大
被水害朝廷乃竄仲昌於嶺南諸阿附其議者亦抵罪
衆始知公議為是公又上言民罹水災皆結廬隄冢粮
乏可哀臣欲輒發近倉賑之𩔖大恩當自上出臣不敢
竊取為名願亟遣使者案視收恤之朝廷從之未幾徙
河東都轉運使踰年遷龍圖閣直學士知慶州兼環慶
路經略安撫使邊民多闌出塞販青鹽抵重法公請損
官鹽之價犯者稍衰入判三班監兵部太常寺通進銀

臺司仁宗山陵為鹵簿使又以遺留物奉使契丹公以二使皆有厚賚不欲專之因託以力不能兼辭使契丹不行士大夫美之英宗初即位契丹遣使賀乾元節公為館伴詔取書入置柩前使者固請見上曰取書非故典也上以方衰絰不許使者執書不肯授閤門公曰昔北朝有喪南使至柳河而還今朝廷重鄰好聽君前至京師達命於先帝恩禮厚矣奈何更以取書為嫌乎使者立授書是時朝廷未知契丹主之年公從容雜佗語

以問使者使者出不意遽以實對既而悔之相顧愕眙曰今復應兒事南朝矣頃之遷樞密直學士知成德軍兼真定府路安撫使土俗多棄親事浮圖公案籍閱其不知法者皆斥還其家凡斥數千人在真定數年以疾辭位治平四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其年八月丁未朔薨於公家年六十九公為人莊重動止皆有法不妄笑語居家孝友甚至而當官謹嚴始終如一鉏姦衛良摧彊撫弱去嘉興二十年人有過其縣閈民間猶思咏之以

為前後無有罷潭州民遮道不得行公諭解不能却乃旋鞚而南曰當與汝歸耳衆喜夰呼争先道稍開躍馬北去追至境者尚數百人與僚佐議事其言當者立從之不當不面斥其短徐曰某意欲如此為安衆亦不能易也所部官屬有罪先以好言諭之不變乃誚責之懼而自改者蓋十七八苟尚不變乃案致於法猶為戲除不盡繩也有死於官下其家孤貧不能自歸者必為賻歛衛送或無歸者則為存處立生業嫁其女誨其子弟

視如親戚故人始望其貌皆懔然畏之久而求其心乃
知寳仁厚長者也先娶王氏再娶劉氏封彭城郡君皆
先公卽世三男莘將作監主簿百藥大理寺丞常大理
評事二女適太常博士榮安道來安令江懋簡公薨之
歲十月己酉葬於先塋百藥暨常欲刻碑臨道俾異日
鄉人皆得瞻公之墓不忘公之德請館閣校勘梁君燾
狀公之功行以授光命爲之銘光昔通判并州事事公
於河東雖自知無文不敢終辭銘曰

古之君子德盛道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公正衣冠嚴不可干施之於政乃仁乃寛吏畏而悛民思不諼款銘垂美以告後昆

行狀

故處士贈都官郎中司馬君行狀

曾祖林祖政父炳皆不仕

君諱沂陜州夏縣涑水鄉高堠里人其先出於晉安平獻王至征東大將軍陽始葬於河東安邑涑水之南後

魏孝文帝太和中分安邑為夏縣遂為夏縣人自唐以來仕宦陵夷降在畎畝然累世兄弟未嘗異居故家之食口甚衆而生業素薄無以贍之君幼而孝謹諸父兄悉以家事委之君於是治田疇繕園圃修閑笠完囷倉雖有傭保必以身先之使莫敢不盡力者夜則側板而枕之寐不熟輒寤當是時田不加廣而家用饒又未嘗為商賈竒衺之業一出於田畜而已諸父兄皆醉飽安佚而君無故不覩酒肉過鄉人之匱乏者或解衣以濟

之年三十二以景德三年十二月丙子終於家某年月日葬於南原待制府君常歎曰自吾兄之亡而家遂貧豈所以資生之具減於昔日勤惰不同而已矣嗚呼使天下之民皆若吾兄之為雖古治世何以加惜其無位而才不大施也夫人李氏同里人年二十八而寡二男詠里及一女皆幼詠女尋又卒父母欲奪其志夫家尊章亦遣焉夫人自誓不許惡衣蔬食躬執勤若使里之四方就學姑李氏老且病常卧一榻扶然後起哺然後

食夫人左右就養未嘗小失其意如是積年以至於沒
無懈倦之色既而里登進士第迎夫人之官夫人自幼
未嘗與其母别至是思慕成疾久之方愈里累遷為尚
書都官郎中歷典數州贈君官至尚書都官郎中夫人
封永壽縣太君夫人為人慈柔勤儉中外宗族咸慕仰
之始終一無間言子為二千石極其榮養年八十三以
嘉祐五年九月甲寅終於京師其年十一月壬寅祔於
君之墓光不及事君而及事夫人故得書其聞見之實

以請於今之德行文辭為人信者以表其墓庶幾得於不朽而子孫有所法則焉謹狀

墓表

贈比部郎中司馬君墓表 天聖元年三月作

兄諱某字嘉謨陜州夏縣人其先宗支所自出見於祖墓碣曽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兄為人謹厚孝於親友於兄弟自幼及長無子弟之過不幸生二十八年以天禧四年六月辛卯終於家夫人同縣王氏進士

禹之女長男未名而夭次男京生未踰歲而兄沒夫人年尚少自誓不嫁京既長以叔祖天章府君蔭入官為人彊直幹敏所至吏民稱之由是累遷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潞州軍州事贈兄官至比部郎中夫人享榮禄之養幾三十年封福昌縣太君年七十九以熈寜三年七月壬寅終二女長適鄉人曹中立早卒次適進士宋輔始兄之没先生二年矣故於兄之材行不能詳知然苟非兄力為善於其身而無禄安能有遺福及其後邪

兄以天聖六年三月乙巳葬於先塋及夫人之沒以其年十月辛酉祔於兄墓京懼歲時之久不可以莫之識也泣請於先為之表

贈衛尉少卿司馬府君墓表 慶歷二年作

府君諱浩於司徒公為從父兄其鄉里先世見於祖墓碣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皆不仕府君少治詩以學究舉凡八上終不遇遂絶意不復自進於有司專以治家為事為人魁岸慷慨尚氣義於宗族恩尤篤司馬氏

累世聚居食口衆而田園寡府君竭力營衣食以贍之均一無私孀婦孤兒皆獲其所凡數十年始終無私毫怨言家貧祖墓廹隘尊卑長幼前後積若干喪久未之葬府君履行祖墓之西相地為新墓稱家之有無一旦悉舉而葬之弟子里早孤府君識其儁異自幼教督甚嚴其後卒以文學取進士第仕至太常少卿所至著名迹前此鄉人導涑水以溉田利甚博歲久岸益深峭水不能復上田日磽薄將不足以輸租府君帥鄉人言縣官

始請築塌於下流水乃復行田間為民用至于今頼之
天聖八年四月癸巳終于家年六十三慶厯二年八月
癸酉葬西墓初娶張氏早終生女適觧人南公佐公佐
舉進士得同學究出身再娶蘇氏先府君十年終年五
十八生男宣又娶郭氏無子後府君十六年終年若干
宣用司徒公蔭補郊社齋郎累官為尚書駕部員外郎
知梁山軍令致仕居家駕部君寛厚有守練習法令善
為政吏民不能欺既升朝累贈府君官至衛尉少卿夫

人蘇氏追封長安縣太君駕部君謂古君子必論譔其先人之美著諸金石故命光直敘其實以表於府君之墓道時熙寧六年五月辛酉也

哀辭

石昌言哀辭

眉山石昌言年十八州舉進士倫輩數百人昌言為之首賛振西蜀四十三乃及第及第十八年知制誥又三年以疾終嗚呼少而秀宜其速成迍邅齟齬不進晚而達

宜其壽又未老而終天道幽遠眞不可得而識邪昌言為人純素忠謹望之儼然以律度自居即之恂恂溫厚善談笑令人心醉不能舍去光為兒始執卷則聞昌言名已而同年登進士第與昌言遊凡二十年自始得見至於永訣其間迭有進退窮通相遇如一日既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疎也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昌言之謂邪於未没數日光往見之起居固無恙一旦有人告曰昌言去夜得疾甚急未及問

訃又有繼至者曰昌言沒矣嗚呼死者人之常善惡修短固不敢言何奪之之暴也前年光自晉陽歸昌言延我於中堂酌消臺暑醲以飲我及往奠於畫像之前則依然昔時置酒處也嗚呼誰能睹是而不慟也哉廼為之辭曰

嗚呼昌言天既賦以純美兮胡有德而不年榮禄何後兮零落何先幾日不見兮邈然九泉士喪師友兮國亡俊賢緣耳顛躓兮璵璠棄捐冥冥不可求兮杳杳不可

追獨行過門兮怳焉自疑車馬不見兮遠行何之忽思長逝兮涕下交頥寒暑回薄兮宿草離離哭也有終兮忘也無時

傳家集卷七十九

傳家集卷八十

宋　司馬光　撰

祭文

豢龍廟祈雨文

年月日宣德郎將作監主簿權知常城縣事司馬光謹率吏民具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豢龍之神昔者聖王設官分職畜擾神物以為人用後世喪業神實繼之知龍嗜慾服事夏后王嘉神勞胙以此土歲祀超忽廟貌

仍存闔縣奔走春秋薦獻却災致福保佑斯人今大夏將盡而歷時不雨穀苗槁死不可復殖倉廩無儲民將何恃民實神主神實民休百姓不粒誰供神役邑長有罪神當罰之百姓無辜神當愛之天有甘澤龍實司之以時宣施神實使之槁者以榮死者以生旱氣削除化為豐登然後自邇及遠粢盛牲酒以承事神永永無斁伏惟尚饗

祭齊國獻穆大長公主文為㫚制諸公作

惟靈龔慶皇家作嬪侯族環珮爲節動顧禮文蘋藻必親無違婦職承天以順教子以慈純素恭嘉自忘王姬之貴肅雍明智居爲里戚之規嗚呼遐福未終大期奄及去白日之昭晰歸下泉之窈冥宸極惋傷具僚增欷祇陳薄薦庶達菲誠尚饗

祭郭侍讀文

維皇祐四年五月壬子尚書屯田員外郎孫琳殿中丞司馬光太子左賛善大夫李端卿大理寺丞李杲卿前

通州推官楚楷謹致祭於故侍讀學士郭公之靈嗚呼惟公之德清夷純白恪慎匪懈勤劬朝夕文為國華行為士則抱牘拱編雍容帝側貿錫之金坐命之席絶衆適倫恩輝備極如何不淑奄從窀穸某等庸敝久泳公恩承乏之下僚從公外藩庇其闕遺誨之話言如妷如甥心何敢諼今兹相顧失涕來門瞻望靈帷薦其蘋蘩淒風肅然髣髴如存嗚呼哀哉尚饗

祭范尚書文 以下二篇為兩制諸公作

嗚呼天生儁賢為國之紀服休服采以翼天子冠帶立朝正色嶬嶬讜言直節奮不顧己廼率西師氐羌率俾廼賛公台緝熙物軌乃牧東夏刑清政理德實先大才則茂矣宜其永齡享有多祉如何不淑遠塗中止輴車過都頎舍甚邇奠不手傷僭痌何已靈㡳其衷歆茲馨旨尚饗

祭觀文丁尚書文

惟公抱素懷真含忠履厚賦才茂美逢世休嘉降集帝

庭回翔禁署羽儀髦儁黼黻訓辭登賛機衡進參台鼎
物無疵癘民底乂安陪侍殿帷雍容風議老成之德中
外式瞻宜享永年以毗大業如何不淑隕此哲人日月
有時輴車首路興言僚舊哽涕無從薄薦醪羞式歆哀
款尚饗

諸廟祈雪文

竊以雪霜不時神實職之編室流亡吏當坐之今者自
秋徂冬天澤未浹獜麥既寡又將槁枯意者吏不職歟

民無告歟胡為困若使至此極也惟神哀民之窮寛吏之辜使雪以時降而麥猶有收敢不牲酒鼓舞以承神休尚饗

祭黄石公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敢以香酒告於黄石公之神惟公禀天至靈與聖同契幽賛人傑光啟漢家廟食於今千有餘祀惟是鄆土居神宇下曠冬無雪宿麥将枯舊麇既罄新場無望老穉遑遑瀕於溝壑上聖夙

夜苦心焦思中外百吏憂愧失圖惟神遵天之和寛上之慮救民之死赦吏之罪使膏澤下濟土脉僨興回枯為榮變凶成稔敢不祗率所部遠邇之民以承事神永永無斁尚饗

祭劉大卿文　為始平公作

維年月日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同年留臺大卿之靈昔與羣儁同登帝庭煜如春葩雜然秀發歲陽四浹零落幾盡如何兹者又隕伊人惟君資性純

和雅尚恬漠委遠槃要雍容外臺維汶之陽寔為故里
間者相遇觴咏甚歡華軒西征遠送于野轍迹未滅遽
以喪歸永言痌嗟情何能極薦奠雖薄歆兹至誠尚饗

諸廟祈雨文

間以旱暵病于稼穡得請于神貺之甘澤來甦以登民
以粒食荷神之休永久無極今兹禾黍尚穉菽麥未蓺
土壤已槁雱潤無繼川澤將涸螟螣方熾婦子遑遑憂
猶未艾神宜監民之窮憫物之沴沃灑嘉生導迎和氣

庶幾豐穰克終大惠敢不鼔舞以承神事尚饗

諸廟謝雨文

間以旱暵有謁于神神享其衷錫以嘉雨雖高下未浹遠邇未均田畆小濡民意差緩蒙神之恵不敢寧居選牲潔酒亟伸報賽惟神嗣降豐澤克終顯德尚饗

晉祠祈雨文

蓋聞誠通無遠神鑒無幽始謂不然廼今知信屬者時雨稍乏宿麥未滋躬謁嚴祠黙伸心禱回軿再宿嘉澍

饗臻豈懇款之微克留神聽寔元元之幸宜蒙神福然原陸久燥根荄未浹畎畝喁喁猶有待望謹以清酤嘉薦答揚神惠神當茂布優渥以終大施尚饗

祭晉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遣某官某謹以醪果敬羞蔬薦于某神惟神宅晉之原食晉之土凡在晉境皆為神宇今嘉澤雖豐霑潤未溥神心無私民靡不撫遠邇之間奚有捨取惟神申大前德均錫靈雨實我來麰秀我稌黍

穗棲于田粒益于庾為酒為醴永承神祐尚饗

晉祠謝晴文

久雨不止涉于積旬汙邪既潴平原將溢田恐蕪穢民憂墊隘有司恐懼謀請于神聰明感通遽已晴霽水返其壑雲歸於山蔬穀無虧歲則大熟蒙神之休敢愛牲酒尚饗

祭雷道矩文

維年月日陜郡司馬光謹致祭于士友雷君道矩之靈

嗚呼道矩氣厚以和行直且方謹畏禮律如循銲鋸臨
義敢決若揮干將無位於朝憂國遑遑發憤抗言忠鯁
激昂遠慮萬世引之深長家聲不隕熾然有光西戎驕
貪饕食我疆䇿馬徑前挺身戰塲敷陳直辭逆折豺狼
虜氣方沮斂蹤退藏如何不淑罹此疾殃徽息垂盡遺
音琅琅上嗟王事未畢而亡下痛老母皤然在堂言終
而絕云誰不傷嗚呼道矩短長有時不可推移善惡得
失繫人施為顯晦窮通云胡可期立身如此可以無悲

獨我友生煩冤涕淚恨此膏澤不霑蒸黎奠以薦誠魂乎有知嗚呼哀哉尚饗

祭江隣幾文

嗚呼佗人之生憎愛糾紛獨君不然見之者親佗人之死議論交集獨君不然聞之者泣問君何修乃能致此率其誠心無有表裡是宜胡耉光大顯融如何不淑星未五終平日之遊晨往夕來宛其在目誰能不哀念君素懷於物何有叙兹永違無若卮酒尚饗

三司祭張元常文

惟君寛裕敦篤外和内直秀眉廣顙盛氣揚休吉德之報宜蒙遐福骨相之符必享永年如何一朝兩違所望凡在僚友孰不悢傷奠以薦誠庶幾來饗

初除待制祭先公文

先閣禄不及親古人所歎重茵列鼎適足增悲先弱冠之初幸塵仕籍罪多福鮮繼招凶釁顧復之恩闕焉靡報痛毒愁辛無忘夙夜誠不自意蒙荷餘休名參侍從

身踐世職不肖之質何以似續懋作戰兢不遑啟處甘旨之養已無所展忠直之風庶幾不墜力自黽勉無忝所生備位諫臣不敢自遠瞻望邱壟涕泗交横尚饗

祭龎頴公文嘉祐八年五月作

維嘉祐八年五月丁巳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躬薦於故相國贈司空侍中頴公之靈公茂德豐功布於四海事存石刻不敢重陳念昔先人久同僚寀越自童齔得侍坐隅撫首提携愛均子姓甫勝冠弁遽喪

所天孤苦惷愚不能自立長號四望誰復顧哀惟公眷
憐過於平日旣粹縗服還齒簪裾舉首朝端緊公是賴
爰加振拔俾出泥塗讎校祕文討論前載逮公出牧兩
託後車推心不疑言皆見納立效甚寡爲負實多過若
邱山咸加掩覆善如絲粟必見褒揚屢薦其名徹聞天
聽遂塵清貫獲備邇臣今日所蒙莫非公力言念恩紀
終身敢忘承乏諫垣造請有禁不覲杖屨殆將再期豈
意一朝忽爲永訣儀刑在目訓誨如聞奄去華堂長歸

幽壤心焉隕絶言不成章英靈有知臨此薄酹嗚呼哀哉尚饗

告題祭版文治平四年十月作

治平四年十月辛酉曽孫具官光敢昭告於曽祖考處士府君曽祖妣夫人伏以春秋祭祀思慕無窮宜有屏攝以伸瞻奉謹以良月吉日恭題祭版伏惟尊靈降監昭格是憑是依尚饗

祭張尚書文熙寧四年作

維熙寧四年月日女壻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羞祭於故禮部尚書張公之靈公之德業衆所尊仰始終詳實已載銘文在昔先公與公同省閒來問訊延就中堂光時弁髦立侍左右蒙公一見許以成人不卜不謀遂妻以子自惟童騃薦位殊絶未嘗交語從何辱知知已之恩重於姻戚沒身銜戢不敢弭忘聞訃之初涕零如雨綴於官守走哭無從遠薦醪羞用辭為侑尚饗

祭呂獻可文

熙寧四年八月作

嗚呼獻可之亡海内歎惜况於親友惋傷可知忠直敢言人人自許誰如獻可始末無虧道不愧心名高於世壽夭不校餘復何言知我之深見於臨没令兹永訣文不逮情嗚呼哀哉尚饗

張尚書葬祭文

維熙寧四年八月日女壻具官司馬光謹以清酌庶羞祭於禮部尚書致仕清河恭安公之靈日月徂遷葬期已及承乏西臺不敢離局行不執紼奠不操巵引領松

楸悲何有極尚饗

祭錢君倚文

維熙寧六年七月己未陜郡司馬光謹致祭於君倚舍人之靈嗚呼君倚好賢如親就義若渴非聖不學唯善是為納忠於君恥後堯舜竭力於友志追陳雷推誠而行不疑不畏屢蹈顛沛終殄悔心中科榮名西掖清貫君倚之美兹不足言始謂吉人必膺遐福如何彫謝曾未二毛我與君倚南北殊鄉哲愚異品中年相值情厚

故交飾貌無華發言必盡風迹猶在精爽何之江山阻長醪羞徽薦惟期恍怛可以潛通嗚呼哀哉尚饗

祭董少卿文

維年月日具位司馬光謹致祭於鄰幾少卿董兄之靈兄昔為夏宰西鄙用師賦調雖煩民不告病生齒雖衆訟庭常虛光實夏民目所親睹自兄之去繼者為誰三十年餘屈指無幾兄入佐會計出奉簡書歷守別藩所至稱治民懷其惠吏畏其明為時材臣屢當劇任指顧

立辦不廢笑談與人遊居雍容愷悌引年據禮納祿辭榮志力精強謂宜遐壽如何不淑奄忽長歸光旣舊且親荷知爲厚聞訃哀惋始不自勝薄致醪羞維誠是薦

尚饗

祭張密學文

惟公幼而孝長而謹以文學從仕以勤力當官入侍禁嚴譽處臺省出敷惠化周流藩宣將漕則蓄積豐衍監邊則民夷懷服慮無徼而不臻職無煩而不舉朝倚器

幹時推精力壽考而終福祿流厚今茲自宋遷周捨卑就燥卜宅得吉祖載及期光等早厠賓客之末晚陪嗣子之遊式陳醪羞用薦衷素尚饗

祭陳彦升文

年月日涑水司馬光謹以香酒膳羞致祭于彦升之靈嗚呼光平生取友以道相親如彦升之質直光所心服忽焉棄我悢痛誠深尚饗

奠李夫人文

元豐七年十月乙酉具官司馬光謹遣男某官某致祭奠於故李尚書夫人之靈夫人明智而溫柔順而正知古不泥從俗不流禮刑閨門名播鄉曲神明保祐壽考令終光忝預族姻素服懿德敢陳薄酹式薦微誠尚饗

改葬先令公啟殯祭文以下為丞相作

某豐惡不天福祐單薄旨甘甫備風樹永違日月貿遷松檟未植夙興夜處心不遑寧是用物土之良諏時之吉改卜宅兆恭啟攢塗屬以備位宰司任隆責大懇祈

退避恩指莫從不得臨穴盡哀憑棺取訣永言罪負隕絶復蘇叩心長號五内縻沸

令公祖奠文

日月有期靈輀將進遠違故壤遷就佳城惟靈潛泊安閒以時就道山川無壅徒御不驚瞻慕攀號心摧氣結

令公到墓祭文

關塞之陽伊川之涘地形爽塏水脉厚深惟靈去故就新永寧玆宅不騫不圮保固億年滌慕之心昊天罔極

令公掩壙祭文

嗚呼祿不逮親古人所歎重茵列鼎誰適為榮掩坎聚墳身不親在羨門既鍵長夜無晨瞻望題和於茲永絕興言念此心與飛飈觸地號天肝腸寸絕

貟外啟殯祭文

惟靈居家孝慈涖官肅給如何茂德不享遐年爰擇令辰肇開旅殯遷就祖域永有依歸沃酹不親倍增悲涕尚饗

員外掩壙祭文

日吉時良已就安宅祖禰咸在如從遠歸英靈有知足慰冥漠終古永訣臨風涕洟尚饗

頴川郡夫人焚黄祭文

夫人胄自德門無禄蚤世久同困約不與顯榮朝推恩渥追錫嘉命魚軒翟茀燭耀重泉靈而有知歆戴天寵尚饗

啟殯祭文

旅官飄颻家無常所攜積未瘞久寓西郊逢時之良選

就宅穸撤攢云始取道有期撫事悵然益增感悼

祖奠祭文

日月有期輤輿當發川塗寢邈丘壟長歸伉儷之心曷

勝悲惋

傳家集卷八十